

“卧底”中小学的大学教授： 安子先生的教育之道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我喜欢校园，我的梦想在校园，所以我从未离开过校园”“一个实践者重要的是战胜自己，坚持自己的实践”“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拥有坚定的信念、热爱校园、在教育上不断思考钻研与实践付出，这些还远远概括不了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实验学校、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苏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校长陈国安。

然而，不论是在学生眼中，还是在同仁眼中，他都是大写的“先生”、为教育理想不断奋斗的践行者。

孕育师者心

陈国安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伯祖父，最先接触到的书是《三字经》《千字文》《论语》，这些都是中国以前启蒙教育不可或缺的作品。或许正是因为最初接触到的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和经典之作，使得他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与古代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真正让陈国安理解教育、爱上教育，成为一名教师的转折点，是在他考入镇江师范学校后。

成为中师生的陈国安完全沉浸在自由、平等、快乐的教育中，“在那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爱着去做教育。”陈国安回忆道。而独立、平等、自由、有爱的理念，也深深烙印在了他的心里，并贯穿到如今陈国安自己创办的学校中，成为教师与学生们恪守的校风。

在教育思想上有了准备后，20世纪90年代在苏州大学求学的经历，则让陈国安回归初心，静下心来做学问、读经典，进一步开拓心胸和视野，全面认识何为大学、何为教育。

1995年，大学毕业的陈国安成为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真正开始了教学生涯。适逢身边同事对当时孩子所接受的语文教育颇有不满，他就在自己的家中无偿办起了“私塾”，陪孩子们一起品读经典，培养他们的思考力，体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刚开始开课规模并不大，只有三至五名学生，都是同事的孩子。我很喜欢小孩，也喜欢教他们读书。”陈国安说。

这样的小班课堂都是占用陈国安周末时间。从1995年开始至今，除了前往台湾大学访学、任韩国全北大学客座教授外，课堂从未间断。

后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陈国安还把这样的“语文课堂”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按年级分为十二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有十多名孩子来听课，每周末都能吸引100多人。即便如此，因场地限制想听而不得者还有许多。

“听安子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通过课程，我们不仅阅读了经典名篇，更了解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及这样的上课方式和他们口中的“安子老师”，学生们都是赞不绝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上过课后爱上了读书，甚至高考时报考文学相关专业，明确了自己未来前进的方向。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总结，陈国安提炼出了“书院式阅读”的概念，“就是在书房中，为孩子们选读好的作品，和孩子一起阅读讨论”。



陈国安

在陈国安看来，这样的无偿课程能够坚持至今，规模不断扩大，在于“信任”二字。而一个良性教育展开的基础恰恰在于各方的信任，尤其是学生父母和教师之间的信任。

“如今的教育，在我看来缺乏‘信任’感，特别是家长对于学校和教师缺乏信任，往往会以己所愿随意而任性干涉正常教学。在我开展的书院式阅读课堂中，学生和家都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我才能够放手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结果也证明，效果还是不错的。”陈国安总结道，“教育，方向对了，彼此信任，然后就是坚持！没有彼此的信任，所有的变革都无法坚持到底！”

扎根在教育

从求学到工作，陈国安从未离开过校园，也未曾停止过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传道授业。即便如今身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苏州大学实验学校、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苏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的校长，他依然每周都会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同时也亲自为学校的初中生上课，把自己所学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进中小学课堂。

陈国安曾调侃道，自己就是大学在中小学的一个“卧底”，他走进中小学校园授课、讲座，将自己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总结成册，《语文的回归：一个大学老师的小学课堂》《语文的坚持：一个大学老师的初中课堂》《语文的静守：一个大学老师的高中课堂》等著作相继编辑出版。

如今的陈国安作为“三校之长”，正在完成从一名大学教师到基础教育管理者的转变，从教育思考者到教育实践者的转变。

“读书、抄书、教书、写书，以前的自己是单纯的‘四书先生’，但作为管理者，我面对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个多样的人。”陈国安说，这也让他思考得更多了，思考往往让人感觉到理想是丰满的，实践常常让人感觉到现实是骨感的。

在别人眼中，陈国安在教育立场上是不折不挠的理想主义者，他正在经历从教育思考者到教育实践者转变时自我内心的斗争。

“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斗争，一个实践者重要的是战胜自己，坚持自己的实践。”他分析道，理想主义应该被坚持，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今天的教育。没有理想，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因为教育是要着眼于三十年后的社会，未来永远与教育在一起，理想自然不可或缺。

“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永远是痛苦的。很多人问我，难道你真要撞了南墙才回头吗？而我不会回头的。”陈国安坚定道。

在他看来，中国教育需要有人来做出改变，哪怕在改变的过程中头破血流，也不应放弃或后悔。因为，总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即便一时未能改变得很好，但只要有人站出来改变了，中国教育就一定会慢慢变好，中国教育也才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只是空想玄说，纸上谈兵，何来变化！”

于是，陈国安和他创办的“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正在迈出第一步。

变革要理性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大学的校训，自然就成了所有“苏州大学实验学校”的校训。“独立、平等、自由、有爱”是陈国安所在实验学校的校风，是每一位师生奋斗的源泉。

在陈国安带领的学校中，人人平等、学科平等，坚持儿童立场是所有人的共识。

“我反对所谓大学科、小学科，主要学科、边缘学科，必考学科、选考学科等的划分，所谓基础教育，是给孩子全面尝试的可能，不能人为地迫使孩子着力于某一些学科，放弃某一些学科。语数外与其他课程在高考中分值不等，对此我是心存质疑的。”陈国安分析道，这些称呼的出现，已经人为地把学科划出了三六九等，而每一门学科事实上应该是平等的。从宏观角度来看，之所以在今天的教育背景下缺少创造型人才的大量涌现，把学科分成三

六大九等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人是有差异的，可以进行选择，但基础教育不应存在区别对待，考查所有学科时分数都相同，才是真正地检验全人、培养全人，虽然人确实不能成为全人。”陈国安解释道。

在他看来，基础教育要求“全”，大学教育应该“选”。在“全基础”的中小学教育之后，大学才能够真正让孩子去选择，甚至尝试选择，现在允许大学生变换专业，就是好的探索，但要理性引导大学生去尝试，而不是被社会世俗功利的观念绑架着选专业。同样，在基础教育中，素养也不应存在所谓核心，每一门学科都是学生所需的素养，并不存在哪个是核心的问题。

“我非常强调学科的专业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教师教专业的学科。让教师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研修、专业化教学。这是我在学校中做出的第一个改变。”陈国安说。

除此之外，在机构管理上，陈国安在学校中增设职员，将教师从繁杂的表格、报告、材料填写等重复性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回归教学，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学生和教育教学上。

“人应该是平等独立的，站着教书，才能够让孩子站起来。老师先要学会独立思考，学生才会独立思考。”他在学校中很强调作为站着的人的美好姿态。

走在街上，学生遇见教师会主动行鞠躬礼；教师全情投入教学，与学生平等地互动讨论；“全人”基础发展，学校初中部在全区统考中成绩稳居第一……陈国安因此这些变化而感到欣慰，“教育似乎只存在好的教育和不好的教育，一个教育者一定要有教育价值观，什么是好的教育？教什么才是好的？是所有教育者首先要去思考的。”

作为大学在中小学的“卧底”，对于高等教育的思考，陈国安同样重视。

大学教育中同样需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关注学生精神的发育与成长。

“如今的大学生，在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后，其精神发育仍然不够乐观，而大学四年正是他们精神自由成长的最佳时期。大学要培养学生对书和阅读的感情，从而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让他们在精神发育、成长起来。”陈国安总结道，“教育的力量体现在孩子离开校园之后与书籍有多远，他们与书籍拥抱得越紧，教育的力量就越大。”

匆匆结束采访后，陈国安又将继续投入到密集的工作中。

“我这四年几乎没有休息过，今年只在大年初二到初五休息了，大年初六回来就继续上班，自从创办了学校，我就没有假期了。”陈国安告诉《中国科学报》。

几乎全年无休，甚至在周末还要加班义务开导的生活，换到有些人身上或许会叫苦不迭，但在陈国安看来没有抱怨的必要，生活永远不是简单的享受，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受苦受难，人的一生欢乐与痛苦总是掺半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着我去做。也许哪天觉得累了就会停下来。一个人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未来尚未可知，但当下，陈国安还将继续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实践中奋斗下去。

顾培亮： 拓荒之智、报国之心、育人之情

■本报记者 高长安 通讯员 杜慧滨 宇文慧

8月19日0时53分，在我国科技星空中，一颗明星猝然陨落。我国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工业工程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现管理与经济学部）原副院长顾培亮因病医治无效，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4岁。

8月21日，顾培亮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等100余人含泪目送先生最后一程，沉痛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师长。人们如此称颂顾培亮——先生以“拓荒之智、报国之心、育人之情”，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生！

拓荒之智 完成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著作

近日，记者拜访了顾培亮的夫人，已经85岁高龄的陈云路。陈云路1955年留学苏联，196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并于1963年与顾培亮结为伉俪。

陈云路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丈夫在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任教，工作地则在四川。直到1979年，顾培亮调入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两人才结束了1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据《天津大学人物志》（1992年11月）记载，顾培亮1935年1月出生于上海，195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采矿专业。此后，他在苏联专家阿·伊·阿尔先捷夫的指导下，在本校攻读副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顾培亮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长江三峡水枢纽工程的设计研究工作，并负责三峡水库大坝的风化砂用料开采方案设计。1962年，他发表在《煤炭学报》上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内最早应用运筹学原理处理矿山运输和采装运输工艺配合的研究成果之一。

1979年，顾培亮调入天津大学工作后，历任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陈云路回忆，夫妻团圆后，顾培亮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在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顾培亮建立了“系统分析”课程的内容体系；出版了《能源系统决策》以及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著作《系统分析》，该书为系统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一套具有通用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方法，获得了原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他在1998年出版的《系统分析与协调》一书，成为国家“九五”重点教材。

顾培亮还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并担任其中《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卷《系统工程》篇的副主编。从1990年开始，他还系统参与了筹建我国工业工程（IE）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早在多年以前，顾先生的《系统分析》就已成为系统工程领域的经典教材。“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首任主任张维表示，顾培亮不仅对天津大学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专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这两大专业在我国的发展，特别是后者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报国之心 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顾先生1980年后开始从事能源与资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满怀报国之心，殚精竭虑、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霍宝峰说。

顾培亮去世后，弟子们为了缅怀恩师，赶写了一篇题为《树不攀高自成林》的追忆文章。文中提及不少他的贡献。

1983年，顾培亮作为原国家科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中长期能源模型”的组织者，提出“能源供应系统模型”，为我国其后20年的能源结构及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应邀参加了“国家十二个重要领域的技术政策研究”中关于能源技术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制定“21世纪中国的经济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顾培亮先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资源系统动态对策略论和方法”、“原国家环保局‘七五’攻关项目‘城市污水资源化研究’、原国家科委资助的国家‘七五’重点软课题‘京津水资源政策与管理’等，建立了资源系统分析范式和方法，为我国城市水资源合理利用



顾培亮先生生前照，摄于2015年

和结构调整提供了科学指导。

育人之情 使学术后来人受益终生

“先生一直坚持因材施教的全人育人理念，他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方式给人以鼓励、帮助和指导。”受访中，无论是顾培亮的同事还是学生，都表达着同样的感受：先生有着超乎常人的谦和。与他交往越深厚，越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独有的睿智和人格魅力。

顾培亮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杜纲回忆，刚入学时，自己的英语是短板，顾培亮为了帮助她尽快适应，特意派她参加国家委托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全英文授课的“中加班”。经过半年的历练，她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先生爱生之心可见一斑。”

“先生学养深厚、淡泊名利。”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青曾师从顾培亮攻读博士。他告诉记者，顾培亮教会了他协商对策、冲突的协调等系统协调理论方法，对他的工作，尤其对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给予了重要帮助。

“先生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十分健谈，每次总是把科研经验和体会分享给大家，为我们指点迷津。在学术发展的关键节点，总能得到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党委书记马寿峰说。

40余年的教学历程，顾培亮培养了博士生80余人、硕士生200余人，为我国管理领域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几十年来，顾培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被原国家科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委联合评为国家十二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先生之名，永留人心。

师者

米娜瓦尔·胡吉：走过十万公里家访路

■本报通讯员 刘积舜 记者 温才妃

8月26日对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专业2018级的玉苏甫·克然木来说，是令人激动兴奋的一天。

这天，远在新疆阿克苏新和县玉奇喀特乡海力派艾日克村的他们一家人，迎来了少数民族辅导员米娜瓦尔·胡吉的家访。看到带着8岁女儿和70多岁父母风尘仆仆赶到村头的米娜瓦尔，玉苏甫既高兴又心疼。

过去的12天，米娜瓦尔从乌鲁木齐出发，先后前往阜康、克拉玛依等地，总行程4000多公里，到十余位学生家中家访，其间还经历了山体滑坡和车祸，所幸人并无大碍。“我的假期短，为了不影响工作，家人一直在车上等候。我不在家访心里就难受，但又舍不得爸妈，有他们在，我心里更踏实。”

米娜瓦尔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少数民族大学生辅导员，18年、10万公里的家访路，她的家访让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真切感受到爱。

走个“亲戚”串串门

有一次，一位藏族学生格桑的闷闷不乐引起了米娜瓦尔的关注，但是多次谈话也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米娜瓦尔决定

去家访，老师的到来让小姑娘深感意外，格桑终于向米娜瓦尔敞开心扉，原来，家境贫困让她一直很自卑，读高中时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让她很排斥老师。

“那一刻，我意识到当一个有仁爱之心的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是多么重要！”米娜瓦尔紧紧抱住泪流满面的格桑。每逢寒暑假或出差，米娜瓦尔总要踏入新疆或西藏，行程总是满满当当。坐完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招手停”，甚至还要搭乘拖拉机和驴车，才能赶到偏远学生家中。

“我对西部的环境和文化很了解，懂得偏远地区家庭的渴望。走进一个家庭，就走进了大学生心灵深处。”米娜瓦尔说，在学生家里谈现状、未来发展，没有距离，就像亲戚去串门，家长和学生对我非常信任，“这是在办公室里和学生谈心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从内地新疆班考来的艾利有一阵子变得心神不宁，无心向学，成绩下滑到退学的边缘。有一天，米娜瓦尔发现原本家境不错的艾利竟然在卖冰淇淋，她意识到艾利可能遇到了经济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她了解到，艾利陷入校园贷的危机中。她利用假期开展家访，和家长一起帮助艾利走出校园贷的阴影，并让他重回学

习生活的正轨。现在，艾利每天都会发来早起学习的打卡短信——这是他和米娜瓦尔的约定。

促进学生成才之路

家访的路上，纵使相隔万里，也不能阻挡米娜瓦尔走进学生心里的决心。她的足迹涉及新疆、西藏所属的十余个区县，行程10万公里。家访搭建起了家校、师生之间的连心桥。

家在新疆阿克苏柯坪县启浪乡的孜来汗是家里的“乖孙女”，怕家人担心远在青岛求学的她，大学三年来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虽然我经常给父母汇报学习生活情况，但是米娜瓦尔老师家访后，父母才从更宏观、全面的角度了解了我的大学生活和未来规划，他们更支持我在学习上的决定。”孜来汗说。

工作18年来，米娜瓦尔不断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奋发进取：入学时汉语表达十分糟糕的卡哈尔江，在大二就拿到国家奖学金；学业一度困难的格桑，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三名学生像米娜瓦尔一样，选择留在内地高校担任辅导员；艾白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成为“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获

“第六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等多项奖励……

让少数民族不“少数”

米娜瓦尔心里清楚，少数民族学生同样是国家的希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一分子。她坚持将平台助推与典型引路相结合，让少数民族学生不“少数”。

艾买尔艾力·肉孜对本专业不是很满意。米娜瓦尔鼓励他：“学好任何专业，都照样可以回到边疆建设家乡。”此后，艾买尔艾力的学习不断进步，他竟选成为米娜瓦尔的助理，跟她一起做好“upc石榴籽”微信公众平台，并成为后台维修和发布的主要成员。

米娜瓦尔每年组织学生回乡宣讲民族政策；邀请专家学者为少数民族学生培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活动月”，促进民族团结；汇聚新疆内派教师力量，助推学生成长；创办石榴籽微信公众平台，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引领学生成长。

今年3月18日，米娜瓦尔以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的身份参加党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与她亲切握手，并勉励她：“好好干！”